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三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開逢
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
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
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

拓跋

即党項部落也

帥讀曰率

契欺訖翻

考異曰舊

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

後唐獻祖

紀年錄云石

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年

為豐州刺史今徙實錄

汚自以大軍繼之雄至

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見羶車數十乘

羶車以羶為車屋乘

繩證

徙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徙才用翻下侍徙同衣於既翻華人謂中

國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

諜達協翻

也問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

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

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

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

重直用翻

雄追擊之庚子大

破回鶻之衆於黑山於是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

迎太和公主以歸

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略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

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

拓跋離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羶車數十云云遂逆公主還

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太

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為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

石雄銜枚夜進圍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太和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

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
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
侵擾且務綏懷今既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
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朝廷
指揮既假以使名令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
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實
錄戊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
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須聞奏之詔
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杞頭烽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
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
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
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
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
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所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
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從
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奕伏道

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駐斫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

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降戶

江翻將即亮翻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庚戌以

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賞破回鶻之功也烏介可汗走保黑

車子族胡嶠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詳考新舊書黑

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

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

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

置歸義軍見上卷上年

以其士卒

分隸諸道為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

吾合索獻名馬二

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索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

索上聲

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

飲於禁翻勞力到翻

甲戌上引對班

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

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

使得之當復置都護

復扶又翻

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

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

非計也

考異曰德裕傳云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

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黠戛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

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沒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為右僕射 黠戛斯求

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

黠戛斯遣使者送太和公主及討黑車子王恐加可汗
為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年

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

遺唯季
翻下同

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

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

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

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

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

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太和公主以長慶元年
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

新書作定安
長知丈翻

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

即讀

公

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

罪

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太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羗呂翻

上遣中

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

各罰俸物及封絹

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宣城真寧義寧臨真真源義昌

六公主

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太僕

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

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

二十一年

當作二年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

比為回鶻所隔

比毗至翻

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

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

殲子廉翻滅也

儻留餘燼必生後患

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

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

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族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嫡汭賜姓曰嫡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嫡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

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達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若臧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為卿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可汗乃都尉苗裔

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

以此合族尊卑可知

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

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鵑至塞上及黠戛斯入

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

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

鵑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

連營據淳沱河

首慈由翻長知文翻呼火故翻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

淳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注皆有淳沱水

不肯從

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

道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

云

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

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

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

長知兩翻

竊開壘門引兵夜入

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

南路

併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

西川亦在劔關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舊州入憑陵近甸盱食累朝

朝直遙翻
時古案翻

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

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城堅卒不

可克

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

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

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

翼州

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于吐蕃

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

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

魯州

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

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

為檐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

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

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

三木輿於竹畚

畚布付翻

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

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

此言吐蕃謂中

國為彼也

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

復扶又翻

恣行殘忍用固攜離

謂我蠻有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威

虐固制之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

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

更工衡翻十二年為一紀太和五年

悉怛謀死至是年適十二年

而運屬千年

謂千載一遇之運也屬之欲翻

乞追獎忠

冤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

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惡烏路翻

好呼到翻下同

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

守備

見春秋左氏傳

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

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

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

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

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

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

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

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

畜許

救翻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元祐之初并米脂等四寨以與
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

旬日不得所

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

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

見二百四十五

卷文宗太和八年

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

伺相吏翻

及上即位從

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

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六尺以上為

馬馬高九尺蓋稀

有也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

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

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

權古岳翻

又賣鐵煮

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

牙職牙前將校之職

使通好諸道

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

之

好呼到翻轢郎狄翻惡烏路翻

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

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

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

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

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

稹止忍翻錄作莊周今從

異曰實孔

目官王協為押牙親軍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

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

鄆州人

鄆音運

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

協為稹謀曰

為于偽翻

正當如寶厯年樣為之

敬宗寶厯元年劉悟死從

諫得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

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

勅使

遺唯季翻

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崧

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

崧魚音翻解戶買翻姓也

稹

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

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早就

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供奉官亦
宦者也

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

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

復扶
又翻

國力不支請以

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

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

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

處昌
呂翻

一軍素

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

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
卷德宗貞元元年擒盧

從史見二百三十八
卷憲宗元和三年

頃時多用儒臣為帥

帥所類翻

如李抱

真成立此軍

見二百二十三卷
代宗永泰元年

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

絨護喪歸東都

見二百三十五
卷貞元十年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

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

表迫脇朝廷

事見文
宗紀

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

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

子威令不復行矣

復扶
又翻

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

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

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

王元逵鎮帥何弘敬魏帥也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

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

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

山東三州謂邢洺磁也

兼令徧諭

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

官軍

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又奴巧翻

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

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

考異曰按舊紀武宗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

伐叛記伐叛記繫於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臣誅討之意已決矣下百官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

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

羣臣言者不復入矣

復扶又翻下同

上命德裕

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畧

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

之勢

古語云輔車相依車尺遮翻

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丁

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

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

以鳥介可

汗尚在黑

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

考

異曰實錄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夔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為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

纔十八日耳實錄
自相違今不取

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

任音
壬

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

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賫直數千緡

賫徐忍翻

復遣牙將

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

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勅

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

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

亦不受勅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

陵囚姜奎梁叔文辛巳始為從諫輟朝

偽翻為于

贈太傅詔

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

令父以書諭其

子也從素時在朝為右驍衛將軍見賢通翻

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

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

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

王栖曜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王智興

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

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

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

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

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

河陽全軍相搏

陳許謂李光顏之兵
河陽謂烏重脣之兵

縱使唐州兵不能

因虛取城

唐州謂李
愬之兵

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

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

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

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

復扶
又翻

淮西為寇僅五

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餒已

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

肅宗時蔡希德攻上黨不能克

建

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

鄆五

稽翻李抱真封鄆公窘田悅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三年

常以孤窮寒苦之軍

橫折河朔彊梁之衆

折之舌翻

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

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

中軍二千耳

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悟自鄆帥滑自滑徙潞鄆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

也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

按寶歷元年以昭義節授

劉從諫至是年纔十九年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

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累

穉老而已累倫追翻若使河陽萬人為壘室天井之口

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說欲杜潞人之南窺懷洛也高

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忠武陳許兵帖武寧徐州兵

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

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上雖

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惡烏路翻士良頗覺之遂以老

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知內侍省事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

劉悟以誅李師道為功

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下百官議

下戶嫁翻

以盡人情上曰

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

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

復扶又翻

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

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

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

宗閔為湖州刺史

史言李德裕修怨云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

考異曰獻替記

聞比與從諫交通今澤路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

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

跡耳今從實錄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

九域

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鎮

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

芒車

關即昂車關魏收地形志上黨郡沾縣有昂車嶺其地當在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唐志潞州武鄉縣

北有昂車關

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

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

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今潞州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為名

成德節度

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

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

屬邢州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地名之洛音名

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

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

冀氏本漢猗氏縣地後魏於古猗氏縣城南置冀氏

郡及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

辛丑制削奪劉從諫

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

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

有自立者

先悉薦翻

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

繼往商度軍情

度徒洛翻

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

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

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

考異曰獻替記云

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下制討稹今從實錄王元逵受詔

之日出師屯趙州

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

壬寅以翰林學

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第一廳為承旨廳以翰林

學士久次者為之錄李讓夷引鉉為相

考異曰實錄今從實錄

鉉元畧之子也

崔元畧見二百

二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

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

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墮讀曰賸
敗補邁翻

琮乾度之子也

韋乾度憲宗朝
為吏部郎中

以武寧節

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劉沔自

代州還太原

以回鶻已
破走也

築望仙觀於禁中

會要是年
修望仙樓

及廊舍共五百三
十九間觀古玩翻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

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

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忸合

入貢

作音午

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

冊命

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

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間常

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

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

近其新翻

彼見前

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觀仇士良

之教其黨則闕寺豈可親近哉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

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

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仰車關即昂車關

吐

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

仕進

好呼到翻
樂音洛

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

使鎮鄯州

彝泰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彊其兩翻

婢婢寬厚沈勇有謀

畧

沈持林翻

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

論恐熱起兵事
始上卷二年

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

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

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

畜許救翻

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

熱惡之

惡鳥路翻

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

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
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

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

難乃

旦翻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

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

贊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

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

愜語叶翻

恐熱得

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
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勤厚荅
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
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為
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
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
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鵬鎮魏早
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

太祖第六子禕生
德良六世至回

甲辰李

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曩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

給度支

仰牛向翻

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

坐食轉輸

輸春遇翻

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旨令王元逵

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

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

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

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

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

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二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絳縣地

後魏明帝置北絳縣於曲沃縣東隋改為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名

上從之德裕因請

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

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

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

事見

二百四十五卷文宗開成五年為于偽翻

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

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

何弘敬亦為之奏雪

為于偽翻

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

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

橐姑勞翻鞬居言翻

立於道左不

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

曰制使以別宦官之勅使

自兵興以來未

之有也

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

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

宣務柵當在堯山縣東北

擊堯山劉稹遣兵救

堯山元逵擊敗之

敗補邁翻

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

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

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

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

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

置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

不著名

從千容翻好呼列翻著涉畧翻

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

中書文宗猶不爾

德裕謂太和間已為此相時文宗猶不如此

此乃李訓鄭注

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

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

境已踰月

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

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

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

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

自曲環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

立戰功王宰智興之子於當時諸帥蓋少年中之翹楚者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

皆闕山險未能進軍

河陽闕太行之險河東闕石會昂車之險闕牛代翻

賊屢出

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

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

趣七喻翻下同磁疾之翻相州東至魏州百八十里

北至磁州六十里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

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

命故不敢入

言不敢入懷州

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

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

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

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

偽為于翻

語牛倨翻
朝直逞翻

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

止

沮在呂翻

何弘敬聞王宰相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

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

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

愈熾王茂元復有疾

復扶又翻

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

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

不支然後更改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闕險不進

西軍謂河東
晉絳兵也

故賊得併兵南下

自太行南趨
懷州謂之下

若河陽退

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

東都謂之洛師書洛
誥曰朝至于洛師

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

魏博既出師攻磁州故
請詔王宰移軍之往也

亟以忠

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

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

張知
亮翻

甲申又奏請勅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

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

紹慈陵翻

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

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

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

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

覘丑廉翻

欲專有功遂

攻之日昇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

以時

河陽兵寡令王宰以忠武軍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兵

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

走

帥讀曰率

都虞候孟章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

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

潰矣願且強留

兩其強翻

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

引兵退始登山

登太行阪也

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

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踐慈演翻

上以王茂元

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

處昌呂翻

庚寅李德裕等奏

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

將即亮翻

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

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

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

肥鄉漢耶

鄆縣地曹魏置肥鄉縣至唐與平恩皆屬洺州九

域志肥鄉在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

甚衆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

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巳克兩縣可釋前疑

謂王元逵密奏弘敬持兩

也端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巳乃加弘敬檢校左

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

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

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

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

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元

年

不若遂置孟州

治置孟州因孟津為名也

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

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

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

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

敵昕供饋餉而已

昕許斤翻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

絳行營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名彥佐入奉朝請俟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

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

今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

軼

軼徒結翻突也

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

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

有大夏水漢古縣也夏戶雅翻

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

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
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
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
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
短斷音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

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恐熱單騎遁歸

石雄代

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

五代志翼城縣有烏嶺山

破五寨殺

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

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

考

異曰獻替伐叛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已已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

李

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

比毗至翻磬折言曲

折其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

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

之

妖於驕翻

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

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

致死

樂音洛為于偽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

見上會昌三年

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

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

敗補邁翻

辛未徙汧為義

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党項

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

為區處

處昌呂翻

聞党項分隸諸鎮

綏銀靈鹽夏邠寧延麟勝慶等州皆有党項諸

鎮分

領之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

剽匹妙翻

節度使各利其駝馬

不為擒送

偽為翻

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

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

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為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

庶為得宜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

岐皇子也夏戶雅翻

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

使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

六鎮百姓

六鎮鹽州夏州靈武
涇原及振武邠寧也

安南經畧使武渾役

將士治城

治直
之翻

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

軍段士則撫安亂眾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

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

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

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

懟於問翻

懟直類翻

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

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

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

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

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

誘音

酉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

彫黃嶺

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

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

武鄉漢垣

縣後魏改曰鄉縣移治於南亭川武后加武字屬潞州

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

攻澤州

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

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

與劉公直戰不利

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

川克之

陵川漢汝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

河東

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

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

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

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

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

軼從結翻

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

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

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

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

考異曰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

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以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按實錄上賤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境戮之德

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前故置於此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

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

崔碣上疏請受其降

碣渠列翻

上怒貶碣鄧城令初劉沔

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

逢奏乞益榆社兵

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

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

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

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

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

先悉薦翻

劉沔之去竭府庫

自隨石初至軍用之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

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

趣讀曰促

楊

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虚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

季叶

帥讀曰率

李石奔汾州

太原府西南至汾州一百餘里

弁據軍府釋賈

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

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

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

兩地謂并路也

王宰又

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

將即亮翻

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

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相受稹表遣

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相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

破田榮

榮當作橫事見十卷漢高祖三年四年

李靖擒頡利

見一百九十卷太宗貞

觀四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相失信豈得損

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

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

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

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

稹自來却令送入輒不得受按稹若自來豈有却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

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

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

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

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

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三

年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

血屬謂父子兄弟至

親同出於一氣者

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

非是况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

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
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
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
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
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朮所逐逃奔漢川還
入成都

事見德宗紀
朮數尾翻

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

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
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

騎宣武充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

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

考異曰實錄詔側近行營量抽兵翦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

扼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為聲援今從伐叛記

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

為遊說

說式尚翻

臣已斬之魚斷其北出之路

斷音短恐楊弁之軍北出

肩動雖虜與回鶻餘衆合故斷其路

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

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

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

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義之心

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

九城

志鎮州西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鎮州趣太原耳趣七喻翻

仲武去

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馬元寶至太原曉喻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

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寶自太原還上遣詣宰

相議之元寶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

何故元寶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

柳子

列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

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

李石舊相也故呼為李相

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

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寶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

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

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寶辭

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

楊弁微賊決不可恕

以其起於卒伍而逐節帥也

如國力不及寧捨

劉稹

當時君相志叶議從劉稹勢已窮蹙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深激武宗以明楊弁之決不

可恕耳

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

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
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

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

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

王宰父智興奏石雄罪流白州

故不叶

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

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

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

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

質音致

宰之顧望不敢

進或為此也

偽于

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

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

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

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元式

元畧之弟也

元畧時宰
崔鉉之父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

堡

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

辛酉太原獻揚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

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

趣七喻翻

而何弘敬出師

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

肘腋之下

處昌呂翻

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

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

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王逢擊昭義將康良全敗之

敗補邁翻

良全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

全丑緣翻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

考異曰實錄王宰奏賊將康良全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

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
佞蓋逢字誤為宰耳

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

珠等入貢

諦音帝

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

之地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

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

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

河湟四鎮十八州

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為兩鎮而已
蓋淪陷之後吐蕃分為四鎮也十八

州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
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也

乃以給事中劉濤為巡邊使

考異曰實錄以濤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
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

曰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
鵲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
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
曰仍令代北諸軍縱橫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
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黠戛斯使來在
四年二月德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
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為巡邊使濛之奉使之先
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

備器械糗糧及訶吐蕃守兵衆寡

糗去久翻訶翻
正翻又火迴翻

又令

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鵲邀
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

濛晏之孫也

劉晏以諛死
于建中之初

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

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爰藏豐贊惡恐熱殘

忍降於尚婢婢

惡烏路翻降戶江翻

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

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

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

堡宋熙寧七年置

婢婢為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

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王宰進

攻澤州

上好神仙

好呼到翻

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

為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

見二百四十三卷實

歷二年

不宜親近

近其斬翻

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

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
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
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

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

唐中世以後節度使

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比毗至翻例也

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

卿飛表以聞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

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考

異曰獻替記云減得二千二員新傳曰罷二千
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

綽之子也

柳公綽事憲穆歷方鎮京尹有聲績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

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秋七月

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

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

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名而戒之德裕因

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

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

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

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

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

分扶問翻或讀如字復扶又翻

由是

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

見德宗紀

上曰亦

大是奇士

李泌相業卓有可稱觀此則可以傳信唐人毀之者皆妄也

上聞揚州

倡女善為酒令

倡音昌酒令者行令而行酒也唐人多好為之却掃編曰皇甫松著醉鄉日月

載骰子令又有旗幡令閃摩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勅淮南

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棕同選且欲更

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惛曰：「監軍自受勅，惛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勅節度使同選。上曰：「勅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

天子所為？杜惛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

甚愧之。遽勅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惛同平章事。

考異曰：新表

惛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

惛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惛中謝，

既受命入謝謂

之中

上勞之曰：

勞力到翻

「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

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武宗之期望杜惛者如此。然惛在相位其所論諫史

無稱
焉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三十四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四

起開元因敦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

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

官高迪

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

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

為賊中好為偷兵術

好呼到翻

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

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

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

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

氣

喪息浪翻

官軍密遣諜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

無不捷矣

詞翻正翻又火翻

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

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

離力智翻

每三兩月一深

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

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

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

中乏食令婦人稔穗舂之以給軍

按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

德裕訪

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

卒城未易得

易以敗翻

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

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

伺相吏翻

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

乾音干

自寨城連延築

為夾城環繞澤州

環音官

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

陳讀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

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

不可攻

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鎮鎮武安西北至遼州三百餘里

然寨中無水皆

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

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

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

十五里則沁州城

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穀遠縣地沁七鵠翻

德裕奏請詔

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

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

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

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

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

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

從幾居依翻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

少懦弱少詩照翻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

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

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

裴冕相肅代兩朝

憂稹將敗其弟問典

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

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

仰牛向翻裴問第五

若召之

是無三州也乃止

三州邢洺磁

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

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

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慙

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

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

編戶猶言編民也將即亮翻

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

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怵怵不安

民財非地著轉易以

致利者為浮財糗去久翻怵許拱翻

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

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

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

為之請

為于偽翻

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與麾下謀

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

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

降党山恐當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

作堯山

以折冬賜

先悉薦翻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折之舌翻

會稅商軍將至洺州

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

少詩照翻

政非已出今

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

少詩治翻

以慰勞苦之

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

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

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

於王元達元達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

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

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

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處昌

呂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考與曰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紀傳

皆作弘止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占之贍翻朝廷難於可否

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

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

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再從兄同曾祖從才用翻誼患之言於稹曰

十三郎在牙院

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

諸將皆莫敢言事恐

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

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名匡周諭

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

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

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

說式芮翻

山東之叛事由五舅

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

五舅謂裴問劉稹自為留後故稱之

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

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

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

開成三年

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

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

太夫人謂從諫妻裴氏

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

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

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

謂裴問以邢州降也

安能保郭誼

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

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

已猶畢也

出見諸將稹

治裝於內廳

治直之翻

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

帥讀

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

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

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

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

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

在使宅之北故曰北宅

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

一家

劉惔贈太尉

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

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元度自後斬之

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殺之

襁舉兩翻
褓音保穆

宗長慶初劉悟始帥昭
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

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

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

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

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餽之子

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

李仲京等
僅脫甘露

之禍卒與劉從諫之族
俱屠蓋天聚而殲之也

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

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

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

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

復扶又但翻下同

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驂孺子耳

處昌呂翻驂五駭翻癡也

阻兵拒命

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

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

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

謠言見上卷三年

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

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

斷丁亂翻

二寇何由

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

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

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

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

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

諫以來橫增賦斂

橫戶孟翻斂力贍翻

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

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

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

裴

治直
之翻

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叅賀畢敕使

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

郭誼為昭義都知
兵馬使故稱之

諸

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

諸高班謂諸將凡方鎮及
州縣率早晚兩牙將校吏

卒皆
集

乃以河中兵環毬場

河中兵石雄所統
潞州者環讀如官

晚牙誼

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

黠下
八翻

悉執送京

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

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

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

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

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敗于

水激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

四

下戶嫁翻

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

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

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

監使自有信旗

信旗者別為一旗軍中視之以為進退監古銜翻使疏吏翻

來高立

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

陳讀

日陣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

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

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

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

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史因李德裕之事而叙之以見唐中

世之所以敗武宗之所以勝

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

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

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

語牛偁翻使疏吏翻

與其使

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

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

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

偽為于翻

及為軍中

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

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

並事

見前紀

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

復扶翻

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

丁巳盧鈞入潞

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

事見上卷三年

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

陳讀曰陣

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鎮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

事見憲宗紀

郭誼之在昭義吳

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

伎渠綺翻

彼二人始

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之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

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並見先武紀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翻下同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

王涯賈餗

非為逞也設以其附麗非人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罪亦不至於殄滅而無遺育李德裕明底其罪若真假手於郭誼而致天誅者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宜識者之非之也

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

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

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

上初即位追謚母韋妃曰宣懿太后

陛下

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

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

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之貌徽美也稱昌孕翻

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

訶火迴翻

又翻
正翻

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

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

事中使

欲遣識事
宜者出使

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

鵠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立功 李德裕

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

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

不留之加宰相縱去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七年

以成今日之患

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

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

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

御史臺按問

下遐嫁翻

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

唐制御史

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

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

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

此希德裕意而誣僧孺也

德裕奏述書上

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

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

南有漳水為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

上幸鄴校獵

鄴音戶

十一月

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復扶又翻

十二月

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

為河陽節度使

雄

考異曰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回軍赴孟州按雄於時未為河陽節

度使實錄誤也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是時

帝崇信道士趙歸真等至親受道籙故旨令羣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之所謂道也

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築望仙臺

於南郊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以太和五年宰相建白

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為稱今寶歷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以秘

書監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

簡易

易以政翻

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

除其法

河北諸帥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已故嚴軍中偶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

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

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

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

新書百官

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準估故有程糧錢强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

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

吳武陵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

元和十年

李德裕素惡武陵

惡鳥路翻

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

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

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

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

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

復扶人翻

斷丁亂翻處昌呂翻為德裕以吳湘獄致禍張本

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

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

宋白曰泉州治晉江縣晉為晉安縣地隋廢郡為邑晦所

之弟也

敬所見上
卷三年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

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

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

隋封牛弘為奇章公
僧孺蓋其後也故

時人亦呼之為奇章公宋白曰奇章縣屬巴州本漢
葭萌縣地梁置奇章縣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

夏

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黜戛斯可汗使

陝失

再翻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

義安太
后謚曰

恭僖后於穆宗非伉儷
故陪葬光陵而不合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罷

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為戶部尚書乙

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

故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

六萬五百

祠部掌僧尼故使括之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四方律

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離諸忿

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

明可汗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惡僧尼耗蠹

天下欲去之

惡鳥路翻去羌呂翻

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

復扶又翻

乃

先毀山野招提蘭若

釋書云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

言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薩波

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為蘭若史炤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

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

唐謂長安曰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

莊嚴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

汝州各留一寺

華戶化翻

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

留十人下等五人

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

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亦依則詔敕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門下奏奉敕諸道所

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

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

許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
泗鳳翔兗海淄青滄景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今每道許
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
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十六
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
亭記曰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
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
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
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
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注又云按唐
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僧各十人郾國留寺
二僧各三人數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

餘僧及尼并

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

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
回鶻摩尼之類是時勅曰大

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
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祇乎煙

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祆
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祆正蓋主祆僧也 寺非應留

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

沒官寺材以葺公解驛舍

解古隘翻

銅像鍾磬以鑄錢

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

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

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

譟鈞奔潞城以避之

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之國漢為潞縣十三州志云潞水出

馬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監軍王惟

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

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

據武安以斷邢洺之路

斷音短

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

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

此賊必無能為

分守四境使潞之亂卒不得越逸而奔他鎮

皆從之八月

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

屋

玄宗天寶二年改東都立元皇帝廟曰太微宮劉昫曰東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反正廢武

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廐棄其神主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

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己又募得請以廢寺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貯丁呂翻

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

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

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

考異曰會要

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

是也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

不隸祠部

時中書門下奏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

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

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百官

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

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

多亡奔幽州

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

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

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

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

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栲栳山即是西臺漫天石即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

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
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曹臺山有宮池古廟隋煬
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池
邊號為西埭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昔帝堯遭
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為南埭北有覆宿
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
州謂之北埭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
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
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泉
四里危磴干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
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
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
虒縣慮虒音驢夷隋大業二年改為五臺縣

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

本使

趣讀曰促

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

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

將即亮翻染如

獨

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閭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

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

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

惡烏路翻

出為靈武節度

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

帥所類翻

文矩不從亂

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

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

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

唐制三十里一驛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宋

白曰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

盡殺之

臣考異曰獻替記上信任宰

唯誅討澤潞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翦党項此二事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僉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痍旬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送石雄領兵至澤潞令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曰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悞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興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令新帥誅翦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救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往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逞其憾又云惟務苟安因循為政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

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緣大
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
問按盧鈞還入潞州諭戍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
盡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
替語自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默
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置
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字誤耳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

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

如李德裕所奏也

李德

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
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
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王才人寵冠

後庭

冠古
玩翻

上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

恐不厭天下之望

厭益步翻
伏也合也

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

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

下威斷不測

斷丁
亂翻

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

橫戶
孟翻

固

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

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以衡山道士劉玄靜

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為之治

崇玄館置吏鑄印

唐有崇玄署令掌僧道屬宗正寺又
有崇玄學博士掌教玄學生玄宗天

實二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改博士曰學士為之于偽翻治直之翻玄靜固辭乞還山許

之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

好呼到翻

人多怨之自杜

棕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

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

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臣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

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

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史言李德裕以自專自用速禍

上自秋冬以來

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

遊獵

復扶又翻下同

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

朝會

以有疾也

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

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

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

數恐所具翻

曰汝輩本唐人

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母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
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是時天下戶四百九十五

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朝廷雖為党項置使

帝以侍御史為使分

三部招定党項以邠寧延屬崔彥曾
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賀

党項侵盜不已攻

表二百四十一
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
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討

党項使

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復入中國子孫遂以為姓

上疾久未平

以為漢火德改洛為雒

漢光武改洛陽為雒陽

唐土德不可以王

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

王于況翻唐以土德王而帝名湮湮旁從水土勝水

故言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炎炎從火火能生土取上以君名生王氣也帝未幾而晏駕厭勝果何益哉

自正月乙卯不視朝

記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

考異曰實錄作十五日按獻替

日更不開延英時見中詔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

宰相請見不許

見賢通翻

中外憂

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

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

處昌呂翻

未嘗發言

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

好呼到翻

上性豪

邁尤所不禮

考異曰韋昭度續皇王實運錄曰宣宗即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乃與

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隱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于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朝故事曰敬宗文宗

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觀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興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墮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煖有力遂步歸藩邸此三事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皆鄙妄無稽今不取

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光王怡

可立為皇太叔

考異曰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

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更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

名忱

更工衡翻
忱時壬翻

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

以武宗之英達
李德裕之得君

而不能定後嗣卒制命於宦豎北司掌兵且專
宮禁之權也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下咸當同

太叔見

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當丁浪翻

甲子上崩

年三十三

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

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

惡烏路翻

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

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

近其靳翻洒淅肅然
之意言可畏憚也

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尊母

鄭氏為皇太后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

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

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聽政之二日

遂出為荆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尊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

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

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

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

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

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士趙歸真

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

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

左街先留慈恩薦福今增

置興唐保壽二寺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添置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興聖寺依舊名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 考異曰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敕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八

所注唐石刻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僧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今赦也

僧尼依前隸

功德使不隸主客

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

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

德使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

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

令祠部給牒

改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

以翰林學士兵

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漢

為雍王

漢音美

涇為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六月禮

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

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主以親盡祧遷今

請復之

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

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

三千人國相逸隱斃殺烏介於金山

烏介可汗自經黑山之敗竄於黑車

子族今為其下所殺

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

捻奴協翻

八月壬申

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

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

廟號武宗

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

下於九泉武宗以中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

武宗之問王才人之

死懲楊妃之禍也

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

考

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濃粧潔服如常日乃取所翫用物散與內家淨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祔焉李德裕獻替記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嬌妬忤旨一夕而墮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輶劇談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旦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宴駕哀慟數日而墮寔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正是王才人傳聞不同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

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

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東南二

千五十

一里 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

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

楊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

卷元年三年崔珙罷相崔鉉代之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奸貶澧州刺

史再斥恩州司馬僧孺宗閔貶見上四年

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

卒

離力智翻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

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

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商翰之族孫也

盧翰相德宗於興元貞元之間

冊黜戛斯可汗

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

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

南經畧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

帥讀曰率

以右常侍李

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

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

因雨墮陷

墮杜回翻下墜也

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

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

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

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

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捶止景讓

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迂五景讓杖之而斃軍

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聽讀

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

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

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

垂末垂也垂年猶言末垂

年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

褫丑多翻

將撻

其背將佐皆為之請

為于偽翻

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

遂安景莊老於場屋

唐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

每被黜母輒撻景

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

屬之欲翻主司校文主司也禮部侍郎知貢舉者是也

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

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

由是始及第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

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太常有禮院帝於穆宗弟也於敬文武叔

也

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既杖屨趙歸真

而復受法籙所謂尤而效之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

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

孝皇帝上

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按通鑑書唐諸帝號自玄宗以後皆以葬陵

謚冊為正宣宗謚聖武獻文孝皇帝若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則咸通

十三年追崇之號也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二月

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石雄獨非

破回鶻者乎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

隼

尹翻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

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

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

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

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左傳甯莊子之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言為討邢發也

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

以上議之

兩省五品以上官自給事中中書舍人以上也

初李德裕執政引

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見二百四十六卷會昌二年

及武宗崩德裕失

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

考異曰實錄白敏中令狐絢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

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絢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

此時未也實錄誤

今按通鑑所書令狐絢知制誥在是年六七月之間湖州刺史有前字

德裕由

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分司東都也

左諫議大夫

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寃滯今所原死罪

無寃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

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

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

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

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

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

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

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

相息亮翻

故僧尼之弊皆

復其舊

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

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

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徙居積慶殿故以稱之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

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來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

餘衆寇河西

誘音酉

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

之

代北諸軍謂陁嶺以北諸軍也

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

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

為冊黜憂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

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

長而多髯髯如占翻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

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

緒少病風痺少詩照翻痺必至翻脚冷濕病也次子絢前湖州刺史有

才器上即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絢入謝上問以元和

故事絢條對甚悉絢徒刀翻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為令狐絢

柄用
張本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

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於光陵之側

積慶
蕭后

謚貞
獻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

會要是年救
親親樓踞雍

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
宋白曰雍和殿在睦親院

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

歡

數所
翻

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

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

考異曰
按突厥亡

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
余謂此突厥餘種保塞內屬者也

九月丁卯以金吾

大將軍鄭光為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

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名江州司戶崔元

藻等對辨

吳湘死見上卷
武宗會昌五年

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

鞠實

窮治其實也

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

寃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

潮州司馬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

百八十三員

讀者至此以減者為是邪以於
既減之後而復增者為是邪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

帝

思相
吏翻

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

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右補闕德裕貶

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

史言丁
柔立有

是非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為
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

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

三任告身

李紳已薨
故追奪

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

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

奚王石舍朝

仰牛向翻

及張仲武大破奚衆

見去年五月

回鶻無

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

於室韋使者入賀正

此回鶻使者也

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

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

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衆為七七姓

共分之

室韋有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如者部婆蒿部訥北部駱丹部凡七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三

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

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部兵號

七萬來取回鶻

帥讀曰率

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

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部

鈔楚交翻

其別部龐勒先在

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

獻見

見賢遍翻回鶻至五季時入獻見者皆龐勒種類也種章勇翻

二月庚子以知

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

金鏡書太

宗所著也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

忠賢

治直吏翻

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

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觀古玩翻

上欲知百

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

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

員御覽五卷上之

上之時掌翻

常寘於案上

立皇子澤為

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

處昌呂翻

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

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

說

陰陽家所謂三刑謂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

酉亥刑亥克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今陛下深拱法宮

如淳曰法宮路

寢正殿也

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

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崔元式罷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

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

并當作並

初

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

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

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

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

澳烏到翻

韋貫之元和中為相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

院檢討官王皞貶句容令

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宋白曰貞元九年

四月敕太常寺宜署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為定額句容縣屬昇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茅山

本名句曲山因立名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

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

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

即玄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

欲自

墮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

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奏宜合葬

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

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

郭子儀封汾陽王

憲宗在東宮為正

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

母天下歷五朝

五朝穆敬文武宣

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

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

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弟先

行

弟與第同

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

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坐貶官

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

不聽政宰臣率百寮問太后起居已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

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賧禮院檢討官王皞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祔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于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鉏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隕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對云云翌日皞貶潤州句容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于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

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肆爭之疑以傳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姓李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黜中赴闕至西川李悰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術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為大理卿悰今年二月始為西川節度今不取按裴延裕後作廷裕必

有一誤 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

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為賀州刺史

崖州去京師七十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

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

烏嶺之功

政府即謂政事堂黑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考異曰此出范攄雲谿友議

彼以烏嶺為天井誤也

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

歸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

蒲河中孟河陽岐鳳翔

除左龍武統軍雄怏怏而薨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

適起居郎鄭顥顥之孫

鄭顥為相于元和之初

登進士第為校

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
顯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

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

唐制公主乘
厭翟車外命

婦一品乘白
銅飾犢車

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

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

平安樂之禍

樂音
洛

顯弟顯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

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
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命名公主入宮立之

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
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省悉景翻

遣歸鄭氏由是

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壬

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非禮也憲宗不為正其始以致宣宗不為正其終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賓客分司 十

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

州

宋白曰清水漢舊縣其地即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長興中移清水縣于上

邦鎮九域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

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上見憲

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

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

事見二百三十六卷永貞元年

朝直
逢翻

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

面除承旨

諗式荏翻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足以賞
延于世但翰林學士承旨非賞功之官耳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畧地西鄙尚

婢婢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降戶

江
翻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

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

被皮義翻八州

洪江鄂岳虔吉袁撫也

沒四十年老穉歌思

穉直史翻

如丹尚存乙亥

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尚

婢婢軍于河源軍

河源軍在鄯州東宋白曰河源軍置在湟州東西本趙克國亭侯也

婢

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因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

據河橋則兵敗而退

者有歸路敗兵既度焚橋阻河則可以截論恐熱之追掩史言尚婢婢善兵

吐蕃秦原安

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

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

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又徙朔方

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歲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七關考異曰實錄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

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奉表國史叙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之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

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

皆出兵應接 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求

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

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

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

開邊謂經畧河西也

由是忤

旨

忤五故翻

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同平章

事 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

押牙直方 翰林學士鄭顥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

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直方為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

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

李程見二百四十三年長慶四年

在鎮不治

治直之翻

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

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

帥所類翻

上未之省

省悉景翻

徐州果

亂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宏止為

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

宏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

復扶又翻

宏止誅之撫

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

方為盧龍節度使 浮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

原州本治

高平安史亂後沒于吐蕃 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

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

長樂當作安樂宋白曰安

樂州置於靈州鳴沙縣樂音洛下同 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

蕭關

縣舊志屬原州 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

玘蒲騷翻凡取言易也秦州本

治上邽宋白曰時治成紀在舊州南一百里 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

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

宋白曰靈州鳴沙縣本漢

富平縣地後周立會州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唐神龍中默啜寇掠移縣於廢豐安城咸通三年歸復以

舊縣基置安樂州大中三年改為威州

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

實錄云數

千人今

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

延喜門在皇城東北角六典皇城東面二

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

歡呼舞躍解本服襲冠

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

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

十處三州七關也

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

四道涇原

邠寧靈武鳳翔宋白曰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蕃兵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

兵興民戶減耗野多閑田而治財賦者如沿邊例開置
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置農民強戶謂之營
田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
係于此自此諸道皆有營田務種章勇翻 溫池鹽利

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

神龍元年置溫池縣屬靈州是年度屬威州縣有鹽池

其

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

言衣糧倍于其他戍卒

仍二年

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

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

亦令量力收復

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巡內階成隴沒文州移治劍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

於吐蕃者按階州時為武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鎮西魏始置武州

大厯初與秦州俱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厯元年改階州

冬十月改脩邊

庫為延資庫

備邊庫初置見上武宗會昌五年

西川節度使杜棕奏

取維州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

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

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

以中原方用

兵

謂方用兵於兩河也

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

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

獵

喜許記翻

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

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緄為留後

緄丑林翻考異曰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遂

張直方軍人推周緄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緄卒軍人立
張允仲為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
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仲傳曰四年戎帥周
緄寢疾表允仲為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
直方張允仲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仲為
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
仲知留後皆無周緄姓名今從舊傳 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

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

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

自天寶已來
加上諸帝謚

號陵中王冊及
神主未嘗改題

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山南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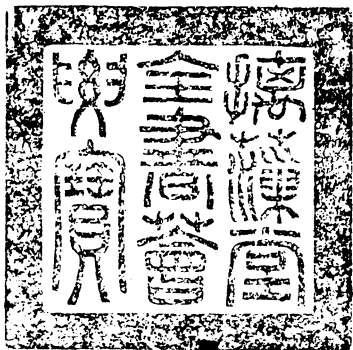
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

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
吐谷渾所據西魏逐吐谷渾

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至羌為名隋初改
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
後沒於吐蕃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